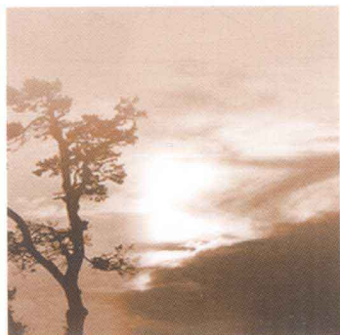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 韩少功 著



山南水北

——八溪峒笔记

一部壮观的散文长卷，将认识自我执著地推广为认识中国，以忠直的体察和宽阔的思考，在当代背景下发掘和重建了乡土生活的丰沛意义。

——获奖作品评语

中国盲文出版社

◎ 韩少功 著



山南水北

——八溪峒笔记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 (大字版) / 韩少功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02—4547—6

I. ①山…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181 号

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

著 者: 韩少功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2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4547—6/I·944

定 价: 36.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019 83190238

销售热线: (010) 83190289 83190292 831902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 | | |
|----|-------------|
| 01 | 扑进画框 / 1 |
| 02 | 地图上的微点 / 5 |
| 03 | 回到从前 / 6 |
| 04 | 残碑 / 11 |
| 05 | 耳醒之地 / 16 |
| 06 | 拍眼珠及其他 / 18 |
| 07 | 智蛙 / 22 |
| 08 | 笑脸 / 24 |
| 09 | 准制服 / 26 |
| 10 | 特务 / 29 |
| 11 | 怀旧的成本 / 32 |
| 12 | 开荒第一天 / 36 |
| 13 | 治虫要点 / 41 |
| 14 | 村口疯树 / 45 |

15	月夜 / 50
16	瞬间白日 / 52
17	太阳神 / 53
18	蠢树 / 56
19	再说草木 / 59
20	红头文件 / 62
21	CULTURE / 65
22	每步见药 / 68
23	养鸡 / 72
24	小红点的故事 / 75
25	无形来客 / 78
26	晴晨听鸟 / 80
27	鸟巢 / 83
28	忆飞飞 / 85
29	雷击 / 89
30	守灵人 / 92
31	中国式礼拜 / 95
32	乡村英文 / 98
33	开会 / 103

34	船老板	/ 107
35	藏身入山	/ 112
36	塌鼻子	/ 115
37	神医续传	/ 118
38	老地主	/ 121
39	卫星佬	/ 125
40	意见领袖	/ 129
41	面子	/ 134
42	诗猫	/ 138
43	猫狗之缘	/ 141
44	山中异犬	/ 144
45	三毛的来去	/ 149
46	感激	/ 156
47	窗前一轴山水	/ 159
48	墙那边的前苏联	/ 164
49	当年的镜子	/ 167
50	知情人	/ 170
51	隐者之城	/ 172
52	邻家有女	/ 174

53	笑大爷	/ 179
54	垃圾户	/ 183
55	最后的战士	/ 189
56	老逃同志	/ 192
57	寻找主人的船	/ 196
58	一块钱一摇	/ 200
59	月下狂欢	/ 202
60	农痴	/ 205
61	一师教	/ 210
62	上访者	/ 216
63	夜生活	/ 223
64	非典时期	/ 228
65	青龙偃月刀	/ 231
66	瓜菜	/ 235
67	非法法也	/ 239
68	疑似脚印	/ 243
69	哲学	/ 250
70	空山	/ 251
71	天上的爱情	/ 254

72	庙婆婆 / 259
73	野人 / 261
74	野人另一说 / 262
75	气死屈原 / 264
76	兵荒马乱 / 270
77	带着丈夫出嫁 / 275
78	豪华仓库 / 278
79	蛮师傅 / 281
80	欢乐之路 / 285
81	口碑之疑 / 290
82	很多人 / 295
83	认识了华子 / 300
84	也认识了老应 / 303
85	蛇贩子黑皮 / 306
86	咆哮体 / 310
87	雨读 / 316
88	时间 / 321
89	你来了 / 323
90	守秋 / 324

91	夜半歌声 / 327
92	各种抗税理由 / 329
93	另有一说 / 333
94	李家兄弟 / 335
95	十八扯 / 340
96	相遇 / 344
97	老公路 / 349
98	老地方 / 356
99	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 / 358
100	另一片太空 / 359
101	秋夜梦醒 / 363
102	遍地应答 / 369
103	在天空 / 373

01 扑进画框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疲惫地去水边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

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战。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个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这是王勃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鸣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的去了八溪？”——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不行吗？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

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02 地图上的微点

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迁入乡下一个山村。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地处东经约一百一十三点五度，北纬约二十九度。洞庭湖平原绵延到这里，突然遇到了高山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等群山拔地而起，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

山脉从这里跃起，一直向南起伏和翻腾，拉抬出武功山脉和罗霄山脉，最终平息于遥不可及的粤北。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辽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

03 回到从前

我在地图的一个微点里存在过，当过六年的插队知青，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进入另一些微点，比如大学和都市。我在更微点的大楼和更更微点的公寓和更更更微点的房间里突然两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庄叫做“马桥”。其实“马桥”是我在某篇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地名，也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地名，与我的去向没有特别关系。还有记者说过，我移居乡下是出于对文坛的失望——这是指我卷入了九十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① 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知道，早在风波发生之前，我已在山里号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八十年代我进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① 1997至1998年，笔者因批评文坛的某些现象而招怨，于是某小说被几位论争中的对手指为“剽窃”、“抄袭”、“完全照搬”，成为上百家媒体上热炒的新闻。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狈——却不知道我为何要上这一趟车。我猜想这无非是一种提醒，是命运召唤我去一个未知之地。

我居住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只要高楼耸立的城市旋转得更快一点，只要我捏住钥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会飞离一张张不再属于我的房门，在呼啦啦的风暴中腾空而去，被离心力扔向遥远的地方。

一九七一年的农历除夕，我决心逃离农村。深夜的炉火奄奄一息，几位从各地回城探亲的知青围炉聚首，久久地沉默无言，只有长吁短叹。一个胆大妄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诗歌、哲学以及有关毛泽东的辩论，眼下已经情绪降温。不知是谁，仍以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宏论：去他妈的农村！我们都应该进城，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才是革命的火车头！

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

和青春的苦闷，却乐于夸张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喂猪不好玩了，农民夜校不好玩了，小提琴与演出队也不好玩了，那么，“知识分子”四个字真是令人神往。我们不自量力地迅速决议：谁进入哲学，谁进入史学，谁进入外语，谁进入经济学……至于我，年龄最小，什么也不大懂，就捡了文学这个象征性和简易性的差事，如同在总攻击开始时跟着扔扔石头。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那个浪漫的除夕，回想起当时大家很搞笑的紧紧握手和暗语接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朋友们早已从一部想象的激情政治电影中回到了平庸的现实生活。一语居然成谶：那一次除夕的聚会者，其大多数后来果然成了教授、画家或者作家，完成了地下团伙派定的任务。不过，时代已经大变，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快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

如果不是餐宴，有些人哈欠连连，甚至找不到见面的借口。“革命”在哪里？“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是否从来只是一句戏言？

又有一名老知青去世了，是失业以后无钱治病而夭折的。加上以前的两位，已有三名同伴离我而去。这是